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書法鈎元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鉤元四卷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于史以寧長于經素宋元史稿俱

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鈎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大抵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録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别為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為綱發揮其義者為目大

概以左傳公穀胡氏為主義有未備者亦間
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
稱張氏即以寧也史稱以寧長於春秋著有
春秋經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
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為最
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姓
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畧於傳纂疏會
通之書備於傳而畧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

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為四卷著錄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春秋書法鈎元原序

禮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人修經因魯史之舊筆削褒貶歸諸王道孟軻氏不曰修而曰作可謂深知春秋者矣夫春秋一經其文為至簡其義為至明然不屬辭以考之比事以求之則聖人所書之法豈易識哉先師翠屏張先生以是經登巍科既已深探其旨凡語學者必以書法為首而謂唐陸淳氏合啖趙二子之說去取三傳以為纂例不為無見雖宋胡文定公集諸說而為

之傳學者宗之其間義例有取於彼者為多烏可不之察哉欽遇聖朝平一萬方隆文教以基盛治光霽叨蒙菡錄犢教成均校文之隙竊擬陸氏所纂之例輯諸儒至當之論編五禮類要六卷以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彙而分之萃而會之俾原始要終易以探討然文辭浩汗學者未易得其指歸復掇要言大書以為綱采精義細書以為目名曰書法鉤元蓋欲便於初學使開卷即知一經大旨而無多歧之惑冀少裨育材之萬一也若

夫微辭奥義神侔化工則隨事以見又在學者之用力

馬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國子博士淮南石光霽書

凡例

一摭諸傳切要之言以為綱精微之詞以為目庶幾綱舉目張簡明易見也

一所採之詞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為主義或未備者則採啖趙諸儒確論以足之

一諸儒之論與五傳不合而二說皆通者具載以備參考其間優劣則妄加折衷而或先或後各隨其宜難以例拘也

一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經往往因失禮而書以示譏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也五禮括未盡者别為雜書法以冠于首餘則皆以吉凶軍賓嘉别其類焉庶幾屬詞比事是非易知也猶慮初學未閑五禮條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槩云

周禮大宗伯之職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祭享也愚按事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事人鬼曰享）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冬日至於圜丘祀之　愚按此冬至之郊也若魯則用祈穀之郊在建寅月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燎謂燔柴而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飌古風字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者門戶竈行中霤也五嶽者東曰泰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山　五嶽即望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謂藏諸地也祭川澤曰沈謂置諸水也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者肆而磔之

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三者所以祭地示

以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　此即禘

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腥次獻熟次饋食凡祭皆然互相備也　此大祫即大事

以祠春享先王春生物未有以享故曰祠　此下皆小祫即有事

以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

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

以烝冬享先王冬庶物盛多故曰烝　此六者所以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

以喪禮哀死亡死以氣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賻賵之類　此即求賻來賵歸禭歸

含

以荒禮哀凶札 凶謂歲歉札謂民病荒札則有散利之類 以吊禮哀禍烖 禍與福乖烖與祥違吊禮則有慰問之類 此即宋災大水 以禬禮哀圍敗 圍謂國受圍敗謂兵敗績禬禮則會其財物以補之 此即歸粟 以恤禮哀寇亂 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曰亂恤禮則出其兵師以救之也 此即救

以賓禮親邦國 親謂使之相親附也

春見曰朝 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 此下即朝如 夏見曰宗 宗尊也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 覲猶勤也以其勤於王事也 冬見曰遇 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 時見曰會 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 此即會

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十二年不廵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此即臣如京師聘王下同殷覜曰視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

以軍禮同邦國同謂使諸侯和同不僭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此即侵伐之類大均之禮恤衆也以土地人民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衆也以教戰為主所以簡其能也此即蒐狩大閱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為主所以任其力也此即城築之類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建國為主所以合其民也

以嘉禮親萬民獨此言萬民者通上下言之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親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此即納幣之類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以享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享有體薦燕有折俎賓客謂朝聘者此即饗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胙肉也分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此即歸脤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賀慶之也

愚按肆獻祼鄭注以為祫饋食以為禘而陳氏
禮書辨之謂肆獻祼即追享禘也饋食即朝享
祫也今從之

# 春秋書法鉤元卷一

明　石光霽　撰

書元年十二

公元年君之始年也（杜氏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胡氏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述而不作者也）

書春

公羊 春歲之始也 張氏此所謂春乃建子之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 胡氏夏時之說見辨疑

書王正月 九十三 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

左氏 王周正月 胡氏 加王於正者大一統也 穀梁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張氏正月加王示正月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故夫子特書王正月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 范氏謹始言謹即位之始 胡氏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非魯策之舊文矣

書王二月一二十　王三月九十

程子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

汪氏春秋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愚按止於春之三月迭書王而夏秋冬畧之者葢春乃四時之首舉此以例其餘謹始之義簡明之筆也

書夏四月無事書夏四月者十一　秋七月無事書秋七月者十七　冬十月無事書冬十月者十一

程子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葢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

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汪氏春秋於每年備四時明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首時必書月明人君當謹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與其法制禁令　呂氏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愚按昭十年十二月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無月則時月之缺不止桓公之編矣）

書時（四百六十九）月（三百三十八）日（三百九十二）

（呂氏）春秋以事繼日以月繼時以時繼年事成於日者日（薨殺郊盟戰獲之類）成於月者月（會平侵伐之類）成於時者時（朝狩城作之類）不然則皆史失之也唯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程子）

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者　呂氏春秋自文而上凡六公自宣而下亦六公其年數不遠而日且倍之其詳畧可知

書閏月二　閏月不告月　閏月葬齊景公

胡氏因月之盈虧而置閏　左氏不告閏朔失時政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右因不告朔書

公羊閏不書此書喪以閏數　胡氏殺恩之非禮也　劉氏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右因喪以閏數書

書晦二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甲午晦晉侯云云戰于韓

朔　星隕書一　日食書二十

八

趙氏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以上年月日時

書天王書天者二十六不書天者四

程子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此道者王道也胡氏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為萬世法其義備矣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

胡氏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啖子寵篡弑以瀆三綱也胡氏王法廢人倫亂故不書天以貶之

書天子一

胡氏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一人之通稱啖子之文誤

書王子二

張氏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當稱王孫氏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逾年之君也

書世子 王世子一 諸侯世子

穀梁 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愚按世子云者言當繼世而有天下與一國之稱也其褒貶則各隨乎其事焉

書王后二

胡氏 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 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係天王所命而稱王后 愚按書云后克艱厥后則后亦君之稱也

書王姬五

杜氏 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 高氏不書伯季尊王姬也

書公

胡氏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州公諸侯而稱公者畢公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成周與後世出入均勞之義同此其所以稱公也

右外稱公

胡氏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 杜氏魯稱公者臣子之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長 愚按春秋魯史故從臣子之辭

右內稱公

通旨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

右總論內外書公

書我君

愚按春秋魯史故葬而稱我君以別於外諸侯也詳見小君

書子 內 子卒 子赤卒 外 宋子 鄭子之類

胡氏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公羊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愚按未踰年之君稱子未即位未成君也內外皆同

書兄一 第十四

三傳 母兄稱兄母弟稱弟 胡氏 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
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
恭之義 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 范氏兄弟
匹嫡之稱臣不可以敵君 陸氏君臣重於
兄弟也 胡氏公子其本當稱者也曰兄弟者因事
而書之者也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 孫氏
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
言殺其弟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 呂氏無
親親之
恩也

右貶

胡氏 稱弟得弟道也 宣弒而非之也 張氏春秋書弟
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賢之也

右褒

書夫人　　小君

胡氏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敵體之稱也穀梁小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陸氏夫人稱小君言比君而小耳陳氏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内故亦謂之小君

愚按夫人小君存殁之異也　右嫡夫人之稱

胡氏妾媵非敵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殁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高氏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書實以示譏也　右妾

母僭稱夫人小君

書伯姬　叔姬　季姬　子叔姬

愚按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尊同則書于策伯叔季者字也姬者魯之姓也古者之婦字居上而姓居下別於男子也加子者時君之子別於先君之女也其得失則各隨其事而見焉

書公子　公孫

胡氏　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策皆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　張氏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

削之也　通旨大國三卿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春秋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

未賜族　族即氏也　若魯無駭　俠　柔

已賜族　若魯仲孫　仲慶父之後　叔孫　叔牙之後　季孫　季友之後

溺之類

臧孫　臧僖伯後之類

皆以王父字為氏　杜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使其臣以王父字為氏

胡氏　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世為大夫則

稱族按禮天子寰音縣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左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胡氏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

生而賜氏

季友公子友字季　仲遂公子遂字仲

胡氏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

為書字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云云張氏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未賜氏不為溢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

書官王朝宰咺　宰渠伯糾　宰周公

諸侯司馬　司城

公羊宰官也胡氏冢宰稱宰王朝公卿書官汪氏有封邑書爵

胡氏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

兼師保之任冡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劉氏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冡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

右王朝書官

程子　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辭也因公子卬蕩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書　亦猶魯之郊禘云爾　胡氏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司馬掌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職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

啖子能守官書官張氏宋大夫書官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亂世而後顯愚按胡氏從程子以官為貶而纂疏取之張氏從啖子以官為褒而會通取之二說皆通

右唯宋書官

書爵 內諸侯 祭伯　凡伯　毛伯　召伯

宰渠伯　溫子　單子　劉子

外諸侯 公 宋公 侯 齊侯之類 伯 鄭伯之類 子 邾子之類 男 許男之類

汪氏 王朝公卿唯宰咺止書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也 蓋天子公卿書官有封邑則繫爵　愚按天子三公稱公卿則書官受封則書爵惟冢宰而有

爵土之封則兼宰書之葢六卿之官惟冢宰備書于經其餘則否用見任相之重也任之重則責之深矣餘不盡書然寰內諸侯始則多書伯末則多書子何哉豈春秋之季王室日微境土日蹙不足以供其封邑故雖尹單卿士亦止封子耶

諸侯自降其爵　杞伯　杞子　滕子

沙隨程氏　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覲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土小不足以附大國故甘心自降　本旨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　張氏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　朱子杞國最小初稱侯已而稱伯

已而稱子朝覲貢賦之事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實而書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程沙隨云云滕國土小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因其實而書之耳

僭號降從本爵 楚子 吳子 徐子

趙氏 吳楚稱子從本爵 胡氏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 愚按古者封國四夷皆子以國小而易制也其後楚吳吞併隣國浸以強大僭號稱王春秋皆降從本爵於徐越亦然

書字

胡氏 王朝大夫例稱字南季 仍叔 家父 榮叔之類

劉氏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某子者惟其所稱而稱之 愚按王朝大夫四命與公之

孤等故稱字而不名也

王朝下士進而書字王人子突

胡氏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　愚按王朝下士書人大夫書字既書人又書字知其進之也

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單伯魯　女叔陳　祭仲鄭

公羊單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胡氏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書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穀梁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汪氏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强大而専命爾

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叔肸　許叔　蔡季　紀季

胡氏諸侯兄弟不貶則書字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孫氏不曰公子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王氏生不登名于史策則非卿矣變名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知其賢而得書也　愚按外諸侯之兄弟稱字亦皆無祿者也特以母弟之故而見用爾若為卿而有祿則稱公子公孫而名焉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　蕭叔

愚按附庸之君所以書字者以未王命也

書名

胡氏　王朝中士書名劉夏　石尚

愚按周禮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降與侯伯之卿等所以書名也

諸侯大夫即卿書名無駭 髙傒之類

愚按列國之命卿書字則未命於天子之卿宜書名也周禮侯伯之卿三命所以登名於史策歟

夷狄附庸書名郳黎來 介葛盧

胡氏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郳國也黎來名也劉氏介葛盧中國之封沈於東夷而變焉故不得比儀父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汪氏郳國小故與介同愚按此與胡氏異而張氏宗之兼載以備一說

冡宰貶而書名宰晅 宰渠伯糾

胡氏咺位六卿之長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紏位六卿之長而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諸侯兄弟貶之則書名宋公之弟辰　秦伯之弟鍼之類

胡氏諸侯兄弟貶則書名若宋辰秦鍼之類是也愚按諸侯兄弟例稱字則書名為貶可知然皆無祿者也詳前

書人

胡氏王朝下士稱人王人子突救衛　公會王人齊侯某某盟于洮

公羊王人微者胡氏下士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
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賤故輕之也尊君之義
明
矣

列國微者稱人宋人盟宿之類

胡氏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程子皆非卿也文集春
秋大夫非三命之正卿姓氏不登于史策胡氏莒稱
人小國也孫氏小國卿大夫皆畧書人 愚按大國之
卿三命書名大夫再命士一命則書人而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故皆書人所謂
小國無大夫者不著其姓氏也

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之類

張氏成公以前侵伐書人遠事難詳
不必皆微者也 愚按二說皆通

諸侯之卿貶而稱人晉人云云盟于翟泉　晉人圍郊之類

左氏卿不書罪之也胡氏諸國之卿貶而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雖卿不書失卿職也清丘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圍郊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

變於夷者進而稱人荆人來聘　狄人伐衛之類

胡氏荆何以稱人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陳氏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何氏狄稱人善能救齊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　愚按前此皆以荆狄書外之也今書人故曰進之

非伯討而稱人齊人執鄭詹　晉人執衛侯之類

公羊稱人而執非伯討也

衆之所欲稱人衛人立晉　齊人執子叔姬之類

穀梁人者衆辭其稱人得衆也公羊衆立之非也胡氏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故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討賊之辭稱人衛人殺州吁　蔡人殺陳佗　鄭人殺良霄之類

公羊稱人討賊之辭也胡氏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程子天下大惡人人皆得而誅之陳

伐蔡人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見討賊者衆人之公

衆人擅殺稱人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之類

胡氏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辭也

國人欲弑稱人宋人弑其君杵臼之類

胡氏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之所欲弑也諸侯殺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于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以為君也聖人以弑君之罪歸於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書國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 書棄師同

胡氏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

之也衛侯未入而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

稱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書國以弑莒弑其君庶其　晉弑其君州蒲　吳弑其君僚之類

張氏凡稱國以弑者盖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春秋於諸侯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夫共圖之也

胡氏光使專諸殺僚而稱國以弑吳大臣之罪也愚按大臣不當立僚以致禍故著其罪　右責大臣

穀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胡氏晉弑君州蒲而不書欒書學者深求其旨張氏分惡於衆　右減大臣罪

目君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

穀梁殺世子母弟目君張氏著其君之志也胡氏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尸此者其誰乎陳氏尚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

書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殺吳子夷昧之類

公羊　賤者窮諸人其稱盜賤乎賤者也　陳氏盜疏且賤者也

書氏　尹氏卒　武氏子來求賻　尹氏立王子朝之類

公羊　天子大夫其稱氏譏世卿非禮也　陸氏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書大夫而不書名氏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晉大夫盟于扈　公會諸侯曹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三

胡氏　大夫不名義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氏也　盟蔇　趙盾

内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盟扈其不名者抑大夫之抗也愚按呂氏大夫不名政在趙盾則莫有主是盟者也亦通　右盟而止書大夫

義繫於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則止書其官

右殺而止書大夫

書戎山戎　北戎　姜戎　雒戎　茅戎　陸渾之戎　戎蠻子狄赤狄　白狄

胡氏戎狄舉號外之也汪氏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號

變於夷者荆敗蔡師于莘之類吳入州來之類徐楚人敗徐于婁林之類越

於越

胡氏荆以州舉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吳以號舉狄之也

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其實不同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此聖人重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汪氏荆吳稱國而不繫君比於夷狄也

愚按徐越稱國與吳楚同但越之為國中國稱之曰越蠻夷自稱曰於越實一國也

以上名稱爵號

書及　會　暨

穀梁及內為志會外為志 張氏凡會盟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也程子凡盟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此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此會之也公羊會及暨皆與也

公羊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 張氏暨暨果毅貌若以果毅之氣迫之蓋強脅之也

書出

陸氏凡出者自國而出 據實書之其邪正則各隨其事之是非不以此為褒貶唯天子及周大夫出即以書出為貶王者無外故也

書居七 王居二 魯居五

胡氏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非諸侯所得而專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而專也

書出居一

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胡氏自周無出特書出者言其自取之辟氏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書公在四 在楚一 在乾侯三

公羊 何言乎公在正月以存君也 胡氏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譜者有矣此獨書公

襄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使後世臣子覩君父之危且困者不以頃刻忘也昭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境之內則無適而非土地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見矣

**書遜三**　公一　夫人二

胡氏　**內出奔稱遜隱也**　遜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啖子凡公及夫人出謂之遜不可斥言奔

**書出奔**　**來奔**

胡氏 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 來奔不言出異於外也

右君出奔

啖子 內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 凡奔皆惡也有美者又褒之宋子哀是也

杜氏 不言出外奔也

右臣出奔

愚按弑逆之人出奔他國內之失賊外之受賊其罪皆不可掩蓋交貶之若慶父則久掌兵權出入自恣

又以見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若胡氏之說是巳不可例論也

右譏失賊出奔

書逃五　諸侯二　大夫三

凡言逃者皆為義當留而竊去也君臣同辭

胡氏逃義曰逃　逃者四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棄儀衛而逃歸深罪之也

右諸侯逃

胡氏書逃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右大夫逃

書求五　乞六　乞盟一　乞師五　告一

胡氏遣使需索之謂求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

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穀梁

賻歸之者正也求之非正也求之為言得不得不可知也交譏之

乞重辭也杜氏卑遜自屈不保得之之辭也詳乞盟乞師下穀梁

告糴不言乞者以用財致之彼此之利不比乞師乞盟也陸氏

書入此歸入之入若用兵之入則造其國都詳見軍禮入祊當入此例

一難辭者一逆辭者胡氏

善惡陸氏諸侯復國有入與復入之義用兵入敵國亦曰入故入者多非善也我入邴亦不可入也紀季以酅入于齊既不可言叛故言入亦明其非正所以罪齊也

陸氏天王入于成周記其自外而入不同諸侯之貶

書復入

胡氏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李氏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絶之辭稱入者甚逆之辭

書來九朝言來見不書朝下

陸氏凡來者自外而來接我之辭據實書之唯内女不當歸寧則書來以示貶男女之禮合禮者不書故也趙子凡内女稱來不宜來也譏無父母而歸也

書來歸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鄭人來歸祊　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季子來歸　郯伯姬來歸之類

李氏 皆自外至之辭 愚按來歸之義有二有物自外至之辭賵俘田是也有人自外至之辭季子伯姬是也然物歸則訓與人歸則訓復而鄆讙龜陰又含二義

書歸 其畧見目

胡氏 一易辭惡者 一順辭善者 愚按易辭如突歸于鄭順辭如歸邾子益之類

右指君臣復國言

陸氏 歸字其義非一諸侯及大夫復國有歸與復歸之義

內女嫁于外亦曰歸外將物與我亦曰歸賵之類䙆我將物與外亦曰歸歸粟諸侯用兵破敵將其君同還亦曰歸獻舞除諸侯歸入之外諸事各以本事為邪正不以歸字為褒貶也愚按歸之為義大抵有四有去而復還之辭諸侯大夫歸國是也有饋與之辭凡外歸物是也有內女出嫁曰歸盖婦人內夫家若伯姬歸紀是也又內夫人歸本國而不反亦曰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

書復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之類

胡氏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

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書自某國歸 蔡季自陳歸于蔡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之類

胡氏 自某者某有奉焉因其力也 公穀同

呂氏 書自著昔在彼而今歸于此 愚按二說小異要之呂氏平易

書歸自京師

胡氏 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陳氏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而書公至自某也 愚按於列國則書自某歸於京師則書歸自某尊卑異辭也

書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復公如晉至河乃復

士匄聞齊侯卒乃還　仲遂至黄乃復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胡氏還者終事之辭公羊還善辭也復為善也　愚按還以終事故曰善辭則復未終事為不善可知矣

其曰復事未畢也至黄乃復壅君命也　愚按陸氏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蓋畢為善則復為不善可知

書納七取郜大鼎納于太廟詳見軍禮

胡氏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納云者不與納也

書遂其畧見目

穀梁遂繼事之辭也胡氏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呂氏遂者大抵皆本為彼而遂為此之辭吳氏當以繼事為正美惡褒貶則存乎其事

書以

胡氏凡稱以者不以者也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

劉單以王猛能廢置之也　愚按以者皆不當以之辭

書立

胡氏　立者不宜立也　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以著其擅置其君之罪子朝庶孽奪正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見世卿之擅權亂國陸氏武宮煬宮皆不宜立者也

書用六　雜用四　用人二　致一　不肯一

公羊　用者不宜用也　陸氏用鄫子蔡太子用牲用幣用致夫人用郊皆不宜用也

公羊　致者不宜致也

穀梁不肯可以肯也胡氏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

陸氏若宜以宜用宜立宜不肯皆不書也

右總論以立用不肯

書得一竊附獲三詳軍禮克一不克二

公羊寶玉大弓國寶也謝氏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胡氏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大不恭之罪也

謝氏用力擒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擒之曰得得寶玉大弓是也

胡氏克力勝之辭陸氏克段于鄢能破之也不克納不克葬皆謂不成納不成葬也　愚按克皆能也然克段與不克其意亦有輕重且獲人之義亦有君臣之别詳軍

書猶五 見目

胡氏猶者可以已之辭 猶者幸其不已之辭 愚按猶有二義一則識其當已而不已一則幸其不當已而不已若不郊而猶望大臣卒而猶繹則識其當已而不已者也不告月而猶朝廟則幸其不當已而不已者也

書獻三 獻羽一獻捷二 錫二賜一 即錫 畀一 假一

陸氏獻獻上也 胡氏獻下奉上之辭獻捷之類 錫錫下也 錫命即賜也 畀與也 執曹伯畀宋人 謂非上非下者也 三者據尊卑言之 假借也謂易田遜辭也

書取

胡氏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器物 取者收奪之名取邑 取者不義之辭取人 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 復故田而亦曰取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也趙氏諸言取並爲有所係屬而取之

趙子凡得國而不言滅者陸氏取諸國及遷降之類 不絕其祀也以爲附庸

書之 乃 而 且

陸氏之乃而之類皆辭俗謂語助也穀梁迂僻之 穀梁甚若言乃難於而則是也 乃

難乎而見上且者兼之之辭此說並通

不稱使　武氏子來求賻　毛伯來求金　祭叔來聘
楚屈完來盟　齊高子來盟　宋華孫來盟

陸氏不稱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列國同胡氏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毛伯同於以謹天下之通喪嚴君臣之名分　范氏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雖請王命非王本心故不稱使

右王臣不稱使

胡氏其不言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其不稱使權在完也張氏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

右諸侯大夫不稱使

不稱朝止言來　祭伯來　寔來
介葛盧來　白狄來

胡氏直書曰來祭伯不予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

公羊不言朝介葛盧白狄不能乎朝也夷狄之君也云云杜氏不能行朝禮

愚按寔來左氏謂淳于公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註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則難入二例

以上並雜書法

春秋書法鈎元卷一

# 春秋書法鉤元卷二

明 石光霽 撰

書郊九　南郊祭天　周之郊二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孟春祈穀於上帝魯得以孟春祈穀亦曰郊

諸侯祭天其僭極矣春秋削而不書則無以志其失　胡氏

為後世戒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　何氏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謹不敢斥尊但言祭處而已胡氏魯諸侯

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故因禮之變而書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于策而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張氏謂周公不享其祀也朱子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陳氏見禘下

## 書卜郊 附卜牛 不郊

胡氏古者大事決於卜 左氏常祀不卜而卜其牲日 穀梁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 啖子自周之十月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趙子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 陸氏凡卜

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既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

公羊 不免牲牛同故言乃不郊也 愚按若言免牲牛則不郊自見否則言不郊矣

書免牲全曰牲 免牛傷曰牛 未成牲曰牛

穀梁 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穀梁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但不郊而已已牛矣其尚卜免之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繫以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庀普弭切治也具也 愚按或謂牲牛必卜而後免之禮也今不卜而免故書以示譏亦通

書鼷鼠食郊牛角 鼷鼠食郊牛

穀梁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稷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展察也斛音糾又音求角貌疑即觩也

穀梁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胡氏小害大下殘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是始弗戒矣

公羊　不言所食漫也何氏遍食其身

書牛傷　　牛死

穀梁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范氏非備災之道不至也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矣不敬致變

以上祀天神

書猶三望

望郊之細（左氏）皆天子之事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曰猶可以已之辭（胡氏）三望祭泰山河海（公羊）河海不在其封內亦祭非諸侯所得為也（胡氏）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不祭（穀梁）胡氏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張氏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今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愚按三傳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李氏非之是矣惟胡氏得之故曰猶者

可以已之辭言當已而不已也

書大雩二十一胡氏謂諸侯雩于境內山川故魯雩宜在地示

左氏龍見而雩過則書杜氏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公羊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書記災也胡氏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氏再雩旱甚也胡氏書此以志禦災之非道區區於禱祀

之末也

穀梁　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趙子雩者為旱書也以明旱而雩有益憂民故書之

趙子　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雩也　陸氏謂都邑徧修之所以稱大

愚按雩祭有二一則常祀一則遇旱而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歲事之常故不書周禮所謂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非歲事之常春秋所以書之且書雩之義諸家亦有二說一云志其因旱而過時一云志其雩而得雨若再雩則志其旱甚而禦災之非道合諸傳而其義始備但書大之義疑趙子得之

書鼓用牲于社二　日食書一　大水書一　歸脈　見嘉禮

胡氏　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氏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胡氏皆恐懼修省亦荅天意而不敢
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
何以書云云　右日食

左氏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右大水

以上祭地示

書禘一　當書大事而曰禘以明禘之非
禮天子五年一禘象五年再閏　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

朱子 禘王者之大祭 呂氏 禘而又失禮始書之　朱子云云王
者既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
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
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
然非禮矣呂氏非常則書之其失已久聖人雖欲譏

之可得而悉書耶故於其禘而又失禮者始書之陳氏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也以其不勝書志其甚者愚按惠公請郊禘出自史記兼載以備一說

書吉禘一

吉禘于莊公

胡氏魯之郊禘非禮也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但用其禮物不追配文王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杜氏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自是太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愚按此當時所謂吉禘皆僭用之習以為常如晉言寡君之未禘祀則是三年喪畢多僭此禮不獨魯也呂氏魯禘亦有二有常祀有三年之喪畢而禘所謂吉禘也魯禘非禮春秋

不勝書於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

書大事一 祫祭象三年一閏 有事二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胡氏 有事時祭大事祫祭也 趙子 凡祭而非者稱祭以本下事稱事 公羊具祫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季氏戎祀皆國之大事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禴祠嘗烝為有事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愚按天子五年一禘三年一祫諸侯有祫無禘魯得用祫祭故不書祭名但言大事以起下事之失耳有事亦然 愚按祫祭有二有大祫有四時之祫所謂大祫即大事也所謂四時之祫即有事也詳具圖釋

書嘗一 秋享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烝二 冬享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左氏始殺而嘗杜氏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趙子四時之祭盖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則用季月唉于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也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

李氏烝嘗有祭名者祭之失也此趙子意愚按祠禴之名不見于經者其祭未嘗失時與失禮也

胡氏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廪灾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灾之餘則不敬也

右書嘗

胡氏魯之烝祭非以不時志也為其再烝見黷書也

右書烝

書繹一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孫氏繹尋繹復祭胡氏祭之明日以賓尸朱子以賓客之禮宴為尸者何氏繹禮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殷曰肜周曰繹

胡氏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書公四不視朔一　不告月一　朝廟一

胡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何氏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正於天子文公四不視朔有疾也不言疾自是無疾不視朔也文公厭政備見于經則是心放而不知求久矣李氏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因循廢之矣張氏以致他公不復舉行　愚按李氏與胡氏小異疑得之

胡氏不告月者不告朔也閏不可廢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時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氏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胡氏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朱子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愚按是即朝廟之謂論語我愛其禮此也蜀杜氏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書太廟三　世室一　宮七

公羊周公稱太廟陸氏魯之始祖故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伯禽始受封其廟稱世室

言世世不毀也羣公稱宮也尊始祖不令子孫同其稱故曰宮　愚按宮廟之說詳見圖釋

書考宮一

胡氏考者宮成而祀也失禮故書公羊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張氏考成宮成而祭之也

書立宮二季文子以韋之功立武宮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

胡氏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立宮非禮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立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不宜立也

書新宮一新宮災

胡氏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

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愚按凡宮廟非志灾失禮則不書詳見凶禮

書丹桓宮楹一楹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刻桓宮桷一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正也

書宣榭一胡氏公將逆姜氏為盛飾以誇示之斥言桓宮以惡莊公桓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春秋謹禮於微正人主之心術也

胡氏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

榭也張氏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

## 書從祀先公一

公羊 從祀順祀也何氏復文公之逆祀也 左氏五人因陽貨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馬禘于僖公杜氏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

胡氏 昭公始得從祀於太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巳卒陽貨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托於正以售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 愚按胡氏

與三傳異然亡說皆通

書作主一 作僖公主

左氏 緩作主非禮也 胡氏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何氏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以上祭人鬼

書公即位八 文成襄昭哀桓宣定 不書即位四 隱莊閔僖

胡氏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 呂氏 人君之始事春秋所當紀也

胡氏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

無君故不待於三年喪畢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之中也詳後

右書即位

胡氏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稟命於天子者君臣之義

右不書即位

胡氏十二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是也既無父命又不請於王故削其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文成襄昭哀雖無王命而父死子繼承國有名得書即位所謂繼正即位正也桓宣二公亂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位在六月不可不謹皆特筆非常例也

王氏新君踰年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祚禮之不舉故不得而書也附辨即位有書有不書者禮之有舉有不舉也考於定公不以正月書即位而書於六月凡即位不日而書戊辰紀其實也朝廟臨

羣臣之禮繼弑之君有痛而不忍行者有亂而不能具者與聞乎弑之君則儌然行之若隱之謙讓不自立必不行是禮故春秋不書舊說不失為平也愚按胡氏本公穀呂氏諸家本左氏二說皆通疑呂氏為長

右兼即位不即位

書公至七十九

左氏 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告于廟而飲酒舍爵既飲置爵策勳書勳勞于策焉禮也杜氏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廟而已

呂氏 凡書至重公行也啖子公行告廟則書之于策故夫子隨其所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

國遠邇遲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讓謙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恥也或怠也

右告廟而書

穀梁 危而致之 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返何氏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公羊桓會不至信之也此何以至危之也胡氏出告行反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哉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 愚按此與左氏異二說皆通備載以俟參考

吳氏魯夫人惟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幸未至已前詎敢以為安魯大夫之至者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見經之書至皆非美事也

右危之而書

致地公至自唐之類　致會公至自會

左氏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杜氏二國特會則莫適為主兩讓會事不成穀梁離不言會故以致地范氏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善惡不足取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氏言成會事也范氏自參以上言會者重其以少從衆也愚按稱地者四曰唐曰穀曰乾侯曰黃唯乾侯則欲如晉而不得　其他皆因盟而行宜書至自會也今皆稱地所謂讓事也

致前事公至自伐鄭之類伐鄭救許致伐　致後事公至自圍

許之類會溫園許致園

謝氏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威者而至之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下以後事致盟後復伐鄭也啖子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擇其重者志之也

啖子又有不至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成六年伐鄭至自會園齊至伐齊

以上並屬吉禮

書公朝于王所二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受命于王所　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皆曰朝

胡氏言所非其所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

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公朝于王所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趙子稱王所非京師也尊其不地志乎朝王而已異乎盟會所吳氏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宫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誇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亦取焉

書公如京師一

胡氏公欲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古者諸侯即位喪服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成禮不敬莫大焉

李氏書朝猶下奉上之辭書如則不過此適彼之例

書內臣如京師五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如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叔孫豹如京師

趙子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周之制朝聘有數春秋畢

書之見如京師之簡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吙子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非卿則不書

書天王使來聘　王臣

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穀梁　聘諸侯非正也　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

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餘皆類此朱子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呂氏文宣以前周室微弱然王命猶足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蓋亦不足以為輕重矣是以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

書來錫命二來錫公命一追錫公命一來賜命一賜即錫字之誤也或謂有加過矣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胡氏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終見繼朝而獻功也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錫命乎云云李氏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又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書諸侯來朝三十四滕子來朝之類來聘三十一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類

胡氏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

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間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
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
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
惟強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
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
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云云愚按殷則十二
年　愚按蕭叔朝公胡氏謂朝公于齊之穀非其所
也　也杞伯姬來朝其子穀梁謂參譏之失禮彌甚
也

旅見二滕侯薛侯來朝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胡氏不特言者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穀梁特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氏特言謂穀伯鄧侯之類累數謂滕侯薛侯之類

書公如齊十四公如晉二十內臣如齊如晉之類譏同來朝來聘

書公如齊至河乃復五昭四哀一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一

昭公

孫氏書有疾明有疾而返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胡氏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有疾乃復殺恥也殺猶減也張氏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

河乃復為文者臣子於君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變於夷者

來聘四 荆人來聘 楚子使椒來聘 楚子使薳罷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介於夷者來聘附 秦伯使術來聘

胡氏 楚以號舉葢外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遂罷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中國比楚明德之後吳則太王之昭也徒以僭王之亂見絶于春秋亂苟能思善改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凡變

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

陳氏 進之也者憂之也 張氏遠交近攻之意李氏荆之聘魯三蓋進之以漸也然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汪氏雖曰進之而吳楚漸感之意已見於言外愚按秦雖未嘗僭王猾夏然介於夷狄習俗或同其視變於夷者則有間矣故春秋不狄之也

內朝聘變於夷者 公如楚二 內臣 如楚一 叔弓如楚

吳氏 屈禮義之望國朝崛起之蠻夷辱莫甚焉 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南蠻也初亦小弱後以吞併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强大晉伯既衰不能與伉魯之朝楚非得已也 愚按以中國而朝聘中國猶書以示譏況朝聘僭王猾夏之國乎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並使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並會附

杜氏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　左氏襄仲莊叔如齊惠公新立故且拜葬也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獻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高氏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

右以兩事行

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也　范氏卿出以大夫為上介士為末介汪氏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胡氏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季氏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耶

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貨專權之所為

右使介並稱

愚按左氏傳皆謂以二事行穀梁胡氏謂使介並稱疑前說得之且穀梁胡氏說亦小異

胡氏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

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汪氏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舉失之矣

右附二卿列會

書會一百六十八

內公會齊侯于防外蔡侯鄭伯會于鄧之類

胡氏 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而相會聚耳

周官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會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而有此名云云汪氏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

曰會乃預謀間地尅期而往朝于天王耳春秋書會皆非王事而會故曰皆譏也

殊會公及齊侯某某某某會吳子鍾離之類

殊會公及齊侯某某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會晉侯

胡氏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右殊會王世子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會而殊會外之也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萬氏春秋於楚未甞殊會而獨殊會於吳者蓋吳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

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胡氏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汪氏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

右殊會吳

陳氏齊桓以殊會尊王世子屬公以殊會尊吳　愚按殊會之義胡氏謂春秋尊之外之之辭陳氏謂伯者尊世子尊吳之禮二說皆通而胡氏為長

右總論王世子與會

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叔弓會楚子于陳

胡氏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外臣而抗尊出位

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聚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贄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　愚按外大夫會內君同公會楚

大夫附會戎狄後

內大夫特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仲孫蔑會會外大夫齊高固于無婁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胡氏　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

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之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書會戎一 公會戎于潛

會狄一 晉侯會狄于欑函

胡氏戎狄舉號外之也正朔所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狄同譏之也 劉氏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書會戎所以譏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外寇啟侮亂之階會狄會吳倣此

附公會夔於夷者之臣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氏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

書盟

離盟 二人盟曰離盟又曰特相盟又曰特盟

參盟 三人盟曰參盟

主盟　即齊盟　陳氏有特盟而後有參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

胡氏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凡書盟者惡之也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雖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

書同盟十六　會齊侯某某同盟于幽　公會齊侯某某同盟于幽　齊伯同尊周　始公會宋公某某同盟于新城　終公會晉侯某某同盟于平丘　晉伯同外楚

公羊　同盟者何同欲也　何氏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胡氏大國帥之小國畏威

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諸侯同心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　愚按惡其反覆謂既同而復異亦同欲也故杜氏曰同盟服異也乃昔異而今同也與汪氏所論者不同皆不出公羊之說是已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齊伯二盟）也同外楚（晉伯十四盟）也　楊氏　召陵首止之後楚不敢爭不復書同及楚人强盛中國畏之每書同盟　愚按名生於不足凡盟而書同著其昔異而今同也故齊伯方盛而書同盟晉伯漸衰而書同盟至齊晉伯業極盛則不待書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矣若夫天下無伯與伯業極衰則不復書同無有同欲者也　右諸侯同欲

張氏　古者方岳有同盟（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伯者舉是禮約束諸

侯而脅從之皆稱同盟其無王假古禮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殷見曰同同盟之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齊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　愚按為壇祀方名有二會同則於四郊巡守則於方岳故張氏劉氏之說大同而小異

右假同盟之禮

魯盟王臣　及蘇子盟于女栗

伯主盟王會王人晉人某某盟于翟泉

臣貶者四公會尹子單子某某伐鄭同盟于柯陵

公會單子某某同盟于雞澤

公會劉子某某某于平丘同盟于平丘

咲子

凡諸侯上及王臣盟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理故王臣在位但

會而已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書以示譏胡氏王臣將命必敦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呂氏及蘇子盟不書公外諸侯不宜與內諸侯盟也會王人盟于翟泉不言公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汪氏上書會下書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盟也李氏闕正甚 愚按穀梁於盟者止曰盟者不信者也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啖子所云盖本諸此矣

伯主盟王臣不貶者一

公會王人齊侯某某盟于洮

杜氏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王室有難故 左氏盟于洮謀王室也 愚按張氏謂齊桓雖王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盟非所以示尊尊也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竊意王

室有難而盟王臣其意雖善禮則有三也

公與外大夫盟書公不諱三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公及楚人秦盟于蜀

愚按趙子曰書公及莒譏公屈禮而與之盟呂氏公欲之也其義相發

程子　公屈己與臣盟非所安也　胡氏　特言公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張氏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公與外大夫盟沒公不書七　及齊高傒盟于防之類

胡氏　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

也 蒍氏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大夫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則不知有列國之君也乎

內大夫盟外諸侯八 柔會宋公某某盟于折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之類

呂氏 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而自見也 杜氏柔魯大夫未賜族陳氏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愚按二說皆通

內大夫特盟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外大夫三 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任氏晉魯之用事者會盟衡雍政在大夫也汪氏大夫之專盟始於衡雍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僑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之大夫卿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

書諸侯之大夫盟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盟一

穀梁諸侯盟雞澤又大夫相與私盟及袁僑諸侯始失正矣

諸侯會溴梁而大夫盟正在大夫也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

之會諸侯旣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書來盟六君一杞子來盟李氏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愚按其說大抵同外臣來盟

臣五鄭伯使弟語來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稱使二　齊高子來盟　楚屈完來盟于師　宋司馬華孫來盟　不稱使三

公羊來盟者來盟于我趙子來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與外為志同義不書其誰不書內盟者名敵者也名位敵無嫌也簡詞也若言內盟者則又須重書

來者名詞煩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嘗有約言矣未定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 胡氏

其不稱使權在二子楚屈完齊高子盟特未定也盟不盟特未知

華耦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 張氏

書涖盟四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孫敖如莒涖盟叔孫婼如齊涖盟叔還如鄭涖盟

涖盟者往盟于彼趙子涖盟我欲之也不言其誰簡 公羊臨涖也

詞也啖子他國來魯盟曰來盟魯往他國盟曰涖盟皆為盟而行故直以盟為文也若因聘而盟者

則先言聘書如後乃盟

因來聘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而盟五年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侯使
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宋公使向戌
來聘己亥及
向戌盟于劉

左氏來聘且尋盟　公羊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愚按內不出主名而言及
疑亦敵
者爾

外不言國上文既書國不必再書也盟
不書來亦承上文來聘而言簡詞也

右聘且尋盟

胡氏聘禮也盟非禮也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盟為
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

之專非人臣之操其言及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此公及盟也不言公者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及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右因聘專盟

愚按左氏公羊皆謂既聘且尋盟胡氏孫氏皆謂受命而聘生事而盟二說皆通疑前說平實

會言所為二

公會齊侯某某于稷以成宋亂　晉人宋人某某會于澶淵宋災故

盟言所為一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胡氏會不言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

華氏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

盟不言其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操縱大權

自蠻夷出也愚按會盟言其所為必數君父之大倫瀆夷夏之大分然後書以著其罪也

前目後凡之辭九

諸侯盟于首止之類詳目

陳氏凡稱諸侯前目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如首止葵丘則王人嘗不與也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如盟薄盟宋則吾君嘗不與也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遂圍許盟祝柯重丘是也愚按此皆凡辭

附會盟公及齊侯某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公會宰周公某于葵丘諸侯盟于

葵丘　美之大者

同地四　叔孫豹會晉趙武某于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公會劉子某于平丘盟于平丘　惡之大者

胡氏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　李氏會盟同一地者直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盟會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王臣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是也

會盟非凡辭而不序諸侯者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盟于扈　諸侯會于扈

穀梁其曰諸侯畧之也陳氏非一後而再有事則非凡辭也許氏趙盾内專廢置其君而又外强諸侯盟王者之法所不當受也故斥而逐之若曰陪臣執國命漸不可長已此非其所得為也許氏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始也附辨見後　胡氏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　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於夷狄矣　宋昭公雖為無道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愚按扈之盟會諸侯不序胡氏於十五年十七年皆從穀梁而兼左氏是已但七年獨從左氏謂公後會劉氏吕氏非之謂既書會盟安得為後會乎范氏同左恐非穀梁本旨然則不序諸侯者立君臣之防範故謹其始也非特罪盾兼罪諸侯矣附辨謂晉大夫主諸侯盟公往會之前所未聞况垂隴士穀有君命乎

呂氏畧之而不序諸侯莫有主是盟之詞也桓文之盛皆序齊晉於諸侯之上伯主之詞也齊桓之未盛與晉伯之不競也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詞也此年之盟與是後一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莫有主是盟之詞也於是夷晉於列國矣陳氏非凡詞則散詞也終靈之編皆散詞愚按二說與前小異亦通

書及戎盟二公及戎盟于唐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及狄盟一衛人及狄人盟

胡氏春秋謹嚴莫謹於中外之辨與戎狄歃血而約盟非義也張氏中國諸侯與戎狄相詛尤不可之大者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失道而容其亂華也

盟變於夷者會陳人蔡人楚人盟于齊　公會楚人某

盟于蜀

胡氏 從荆楚而與盟旣諱公于齊之盟矣外夷狄是以於此蜀盟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荆敗蔡師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浸强矣然終桓之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齊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不能抗也故深諱齊盟一以外夷狄二以罪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愚按吳楚僭王春秋黜之不比于列侯蓋所以懲僭亂也故

中國諸侯與之會盟皆譏貶之

書遇七　啖子古者有遇禮本制此禮恐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遇禮相見者亦書曰遇

內遇四　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及齊侯遇于防

外遇三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胡氏私為之約比於不期而遇者　禮諸侯不及期相見曰遇　直欲簡其禮耳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簡畧慢易無人君相見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

爵若曰以尊及卑衆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人不期而會矣云云　魯公鍾愛其女使得與鄫子遇防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　愚按季姬及鄫子以遇禮相見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

呂氏遇有二義周禮大宗伯諸侯冬見曰遇禮曰諸侯不及期相見曰遇蓋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未及期卒然相遇者此不及期之遇也若春秋之書遇者非因朝覲從王命而遇也特以各欲遂其所欲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遇然而無國君會遇之禮耳

書平六　鄭人來輸平　宋人及楚人平　暨齊平　及齊平　及鄭平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

杜氏和而不盟曰平　胡氏平者成也解怨釋仇聖人之所貴

然或以賄賂而結平　鄭人來輸平　或以臣下而擅平　宋人及楚

人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暨齊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及齊平之類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又曰心不偏黨之謂平宣公心有私係失平怨之本不肯者心不允從能強之也平莒及鄭

世子朝會朝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盟伐十二會公會齊侯陳世子款盟于甯毋盟公會晉侯齊世子光吳人于戚伐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之類

汪氏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伐救皆非世子所宜左氏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胡氏按周官典命凡

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書胥命一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　胥命相命　杜氏申約言以相命不歃血　近正也　胡氏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喻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

右予其不盟

陳氏　相命者相推長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　張氏西周方伯

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强者乃敢專之故譛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但勿專征之始特書而譏之朱子語録洽問云云戰國諸侯齊衛會于濁澤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曰說亦有理　右譏伯之漸

以上屬賓禮



春秋書法鈎元卷二